

# 八公分村的笔墨回响

——我与乡土作家黄孝纪的八年之交

唐晓君

作家写作家

与黄孝纪结缘，已8年有余。

那是2017年5月，因手头有部书稿，遂在图书出版之类的QQ群咨询。恰巧，他拿着散文集样张也在群里，找人看稿，也许同病相怜，抑或机缘巧合，便添加为好友，有事无事时，相互通报一些信息。后来得知，我们都是湖南人，他老家郴州永兴，我老家永州江华。其时，我们均远离故土，在外为稻粱谋。

黄孝纪1969年出生，长我两岁。1989年7月，他从省建筑学校毕业，分配到濒临倒闭的县建材厂工作。我从道县师范学校毕业，被安排在乡下一所小学任教，离老家有百来里。

因有文学滋润，20岁的黄孝纪忘记了工作的无望，淡去了生活的愁苦。故乡的风物和乡情，成了他写作的素材。1990年春，《湖南文学》杂志举办文学创作征文活动，他把一首题为《早春》的十四行诗寄去，获得了优秀奖。此时，我与几个诗歌发烧友办起了大荒坪诗社，印出一期期散发油墨香气的诗刊，寄送给诗歌爱好者。

1990年暑假，黄孝纪参加工作一年之际，县建材厂停产，工人们纷纷到外面找活路，他也不例外。回想起那段时光，他说：“那时家境很穷，为了吃饭，我不得不离开工厂，回到了农村家



黄孝纪。 通讯员 摄

乡，一面从事农活，一面等待时机另寻出路。”

之后几年，黄孝纪奔波于湖南与广东之间。无论在工地砌砖挑泥做苦力，还是在农村插田挑粪干农活；无论在不同的工厂打零工，还是借用到乡镇做规划……他总是把《叶赛宁诗选》搂在怀里，不时地翻开阅读。那一首首饱经忧患的诗歌，从他心底流淌到笔尖，最后成了他的首部诗集《南游集》。多年后，母亲去世，他将这本诗集盖在了母亲脸上。这期间，我虽已从乡下小学调入镇中学，也陷入了人生迷

茫。写诗歌无甚进步，钻研教学论文发表太难，偶尔写的一些小言论、短消息、人生感悟却出乎意外地登上了《湖南日报》《年轻人》等报刊。1994年初，《江华周报》复刊，面向全县选拔4名编辑记者，我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。

2006年3月初，黄孝纪和妻子带着小孩到医院看病。在医生办公桌上，一张《郴州广播电视报》头版下面一则招聘启事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粗略一看，完全符合报考条件，窃喜。再一看，还在有效期内，不禁喜出望外，下午就赶去报了名。参加招聘记者的有近百人，经过笔试和面试后，最终只有他一人被录用。5年记者生涯，他出版了《红尘印记》《走过风雨》《告别昨日》三部新闻通讯作品集。其时，我在县里、市里从事新闻宣传和管理，湮没在没完没了的会议、报告之中，文学被搁置一边。

2011年3月，黄孝纪从报社辞职，怀揣“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”，远赴经济发达的浙江义乌。

在浙江八年，黄孝纪坚持每天凌晨四点起床，写到八点再去上班。起初，他的散文陆续在《湖南日报》《湖南文学》等报刊发表。他觉得创作还不成系统，于是开始思考将故乡题材创作进行系列化分类，就像开发一处富矿，要有序开展，才不会浪费资源。2018年1月，黄孝纪的第一本散文集《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》由天地出版社出版，一举获得孙犁散文奖。一年后出版

的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。

2019年是丰丰收年，黄孝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陆续出版《老去的村庄》《八公分的时光》《故园农事》等散文集。《一个村庄的食单》获冰心散文奖。而我碌碌无为，辗转在记者站、旅游公司、房地产公司之间，直到2017年5月与他结识，才重拾起文学的信心，一些散文、诗歌在《三月三》《湖南日报》等报刊发表，或在各级各类征文中获奖。

2024年4月13日，全国首家地市级农民作家协会在永州成立，黄孝纪与我应邀参加。他鼓励我坚持写作，还建议我写写书评，可以帮我牵线搭桥，我满口应允。不久后一本图书寄来，我的10余篇书评在各类报刊陆续刊发。7月，黄孝纪《庄稼人》一书出版发行，第一时间寄给我，我写的书评也很快见诸报端。是年，我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。

至此，黄孝纪用12年时间，以家乡八公分村为样本写了10本书150万字，在散文界声名鹊起。他笔下的家乡人物、器物、食物、生物、节庆、民俗等，展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乡村风貌和变迁，勾勒出一幅中国南方农村的时代画卷。

（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；黄孝纪，知名乡土文学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## 篾匠陈叔

陈玮佳

陈叔的篾匠铺子就开在古镇的老街口，门口挂着块褪了色的木牌，上面用红漆写着“陈氏篾艺”，虽不显眼，却是镇上的老招牌。

陈叔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，戴着老花镜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，袖口挽着，露出胳膊上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，那都是年轻时学手艺留下的。我说明来意后，陈叔放下手中的活，从铺子里拿出几个竹篮让我选。“你要是不急着要，我给你现编一个，保证合你心意。”我说可以，陈叔就开始劈篾条。他的动作熟练而沉稳，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。

等待的过程中，我和陈叔攀谈起来。陈叔的手艺是家传的。他父亲年轻时在江南学的篾艺，后来辗转到了我们镇，靠编竹篮、竹筐养家。陈叔十三岁就跟着父亲学手艺，手上被篾刀划得满是口子，鲜血直流也不喊疼。父亲常对他说：“编竹器就像做人，得用心，每一根篾条都要选好、劈匀，不然编出来的东西不结实，也对不起买的人。”

做篾活是个细致活，讲究“选、劈、刮、编”四道关键工序。陈叔说选竹有个诀窍，他会用手指敲敲竹身，听声音判断竹子的好坏，声音清脆的就是好竹，沉闷的则不行。劈竹更是考验功夫，手持篾刀，对准竹节处轻轻一劈，竹子就顺着纹路裂开，再把裂开的竹片劈成粗细均匀的篾条。刮篾条时，他用特制的刮刀将篾条表面的毛刺刮掉，让篾条光滑细腻，摸起来不扎手。

说话间，陈叔已用支撑篾先搭出竹器的架子，接着用细篾一层层往上编织。篾条在手中，好似灵动的彩绸，来回穿梭。他十指在篾条中间、或按、或拉、或放，或紧，那些篾条仿佛有了灵气，手指变动之间各归其位。把支撑篾竹片用火烤软，往竹器身上一固定，竹器就变得牢牢实实的。最后用细篾编了提手，穿过支撑篾，一个精致耐用的竹器就编成了。

陈叔还有一手绝活——编小玩意。用薄得透光的黄篾编蜻蜓、编青蛙、编蝴蝶……只要见过的东西他大多都能编出来。他说一般不展露这门手艺，除非有他特别待见的小孩，缠着要他编一个，他才肯动手。

陈叔说：“编竹器是个良心活，不能偷工减料，不然砸了自己的招牌事小，对不起人家的信任事大。”有一次，一个顾客订做了十个竹筐，用来装水果，陈叔发现其中一根竹条有瑕疵，虽然不影响使用，但他还是重新劈了一根竹条，把那个竹筐拆了重编。顾客知道后，感动得不行，之后每次需要竹器，都会来找陈叔。

随着塑料制品的普及，买竹器的人越来越少了。陈叔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，以前每天能编好几个竹篮，现在几天也卖不出去一个。现在整个镇里都难寻几个会篾艺的老工匠了，只有陈叔还守着他的篾匠铺子。他说：“这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不能在我手里断了。”为了维持生计，陈叔在铺子里也卖些塑料盆、塑料筐，但他从不推荐顾客买这些，总是说：“竹器虽然贵点，但结实耐用，还环保，用个十年八年都没问题。”

陈叔告诉我，现在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竹编的工艺品，特别是这几年古镇搞旅游开发，来他这里购买竹器的游客越来越多。他也打算让小孩帮忙拍一些短视频，让更多的人了解篾艺。他还说，要是年轻人愿意学篾艺，他愿意免费教，只要能把手艺传下去，他就满足了。

看着陈叔专注编竹篮的样子，我忽然觉得，他编的不只是竹器，更是对非遗的坚守，对匠心的传承。

## 五道水

向延波

几乎每年夏天，我都会带家人去五道水住上一两个晚上。

这个湘鄂边界上的小镇，隐居在大山的褶皱里。“五”是概词，顾名思义，小镇当地溪流纵横。四条百米小街弥漫人间烟火气，袖珍，精致，宁谧，超然世外。五道水镇是澧水的发源地，也处在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的边缘。

走在这样的小镇上，一颗嘈杂的心随着脚步的放慢渐渐沉静下来，断断续续的青石板，一页一页翻阅着过往，沧桑古朴，包浆锃亮。不知不觉已到小街尽头，青山满目，倏忽间人生百年过去，世事流转无常。扭头走向另一条小街，烟火重现人间，大有人生洗尽铅华、从头再来的感觉。

五道水镇的灵魂是水。每一条溪流都水清沙白。树荫下，泉眼边，鱼戏其间，“皆若空游无所依”。

五道水的水饱含艺术成分。七眼泉边，灵感迸发，七窍出水，洋洋洒洒，下笔万言，像个散文大家。如果说每个泉口都是短章，汇聚起来就是鸿篇巨著。长潭沟是工笔画家，有一颗专注的艺术心，不蔓不枝，不急不躁，潺潺涓涓，一生都在修炼自己的沉静之美。而岔角溪的水则是张旭和怀素的狂草，狷介，率性，从泉眼奔涌而出，奔突而去，泼墨飞白，纵然溪中乱石也不能遏止他的激情。鸦雀洞是浪漫主义的行吟歌手，一段舒缓，一段湍急，一段低回，一段高亢，环环相扣。最喜欢汪家坪的水潭，深邃，幽静，每一口深潭都是智者的眼神，一眼洞穿千年。

一棵百年老树端坐在小镇正中，老树的正对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面馆，一年四季坐满了食客，馋人的青椒肉丝等臊子堆成尖儿。穿镇而过的湘川古盐道上的贩夫走卒们，在这里补充能量。

若要大快朵颐，得去七眼泉边的那家小店。野店无幌，只有门楣上用木炭头歪歪扭扭地写着“七眼泉餐馆”。进门，设施十分简陋，却洁净异常。几把靠背松木小椅围着一个土家火塘，火塘上方是黧黑的竹筒，如果是冬天，竹筒上方必是密密匝匝的腊肉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皮肤白皙，精明利索。“吃饭嘍？”来往的大多是回头客，我这头一回去的新客，让她有些愣愣。

生了火，她扬起嗓子吆喝一声，一个粗壮汉子便从绿茵茵的地里钻出来。不用过多言语，他放下了锄头，在溪里洗净了手脚。就是这样，一个粗壮汉子却炒得一手好菜，而且远近有名。肉是当地包谷野草饲养长大的土猪，久煮的味道直扑味蕾；小磨豆腐清香水嫩，入口即化……老板娘的热情也已全盘激活，眉目动人，将木椅和餐具擦了又擦，还忙不迭地将小碗配菜送上来……

五道水的月亮是善解人意的。那一夜，一家子住在老树桥头的“民族旅店”，枕着溪声入眠。半夜如厕，只见窗外亮如白昼，圆月像水洗过一样干净。溪声十里，月光如银，任由那纤尘不染的光华照进心底，照在妻儿恬静的脸上，照进那均匀的呼吸里……

## 触摸五千年前的江风

王双发

车行至安徽望江县武昌湖西畔，初冬的风裹着湖水的清冽，掠过田埂上枯黄的茅草，带着几分萧瑟，却也格外澄澈。黄家堰遗址就静卧在这片平畴沃野间，没有巍峨的碑亭，没有喧嚣的人潮，一方矮矮的围墙圈住岁月的痕迹，在皖西南初冬的淡日下，像一本被时光摩挲得温润的旧书，静静地等候来人翻阅。

脚下的赭黄色泥土里，混着些细碎的陶片，指尖触到的瞬间，粗糙的纹路仿佛带着五千年前的余温，陶片边缘还留着先民手工控制的弧度。风从耳畔掠过，恍惚间竟似听见新石器时代的江声，顺着指缝漫进心底。

遗址围挡边，几株野蔷薇早已褪去了绿意，枯瘦的茎秆在风中轻晃，守着清理出的土层剖面。浅黄的耕土层下，青灰色的文化层像一道沉默的界碑，再往下，便是薛家岗文化的遗存。那是五千年前先民生活的印记。1997年那次发掘，一锄头下去，挖出来的不只是陶片和石器，更是一段被封存了五千年的人间烟火。

蹲在墓葬区边缘，初冬的阳光斜斜地落在规整的土坑轮廓上，给青灰色的坑壁镀上一层淡金。56座墓坑，像一枚枚指向远古的指针，在泥土中定格着五千年前的晨昏。文保员指着一处坑沿说：“你看，这

里曾有朱砂铺底，还有鹅卵石堆塑的鸟形图案。”虽已过千年，朱砂早已褪成暗褐，鹅卵石也已与泥土相融，但仍能想见先民的郑重。他们以水泽灵鸟为图腾，用朱砂寄托哀思，让逝者的头颅朝向江水来的东北方，也朝向日出的方向，仿佛在期盼生命与自然的轮回。

不远处的简易展柜里，遗址出土的玉器静静陈列。月牙形的玉璜泛着淡绿的柔光，边缘细如针鼻的钻孔，不知耗费了先民多少日夜，以砂为砺，以水为媒，才磨出这般精巧物事；玉玦卧在丝绒衬里上，圆润的弧度像扣住了一汪五千年前的月光，温润得能映出人影。这些玉器当年曾贴在墓主的额头、胸口，不是寻常的装饰，而是身份的象征、信仰的载体，藏着先民对天地的敬畏。

陶片是遗址里最常见的遗存，碎成小块的鼎足、豆柄等，带着弦纹、锥刺纹的陶腹，被小心收在纸箱中。捏起一片夹砂红陶，粗粲的质地里藏着规整的纹路，一圈圈弦纹是制陶人指尖绕出的韵律，镂孔纹样像极了乡间老篾匠编的竹篮，拙朴中透着巧思。闭上眼，仿佛看见五千年前的黄家堰：武昌湖边，先民们取水 and 泥，火堆在陶窑边噼啪作响，陶坯在火中慢慢变硬，冷却后盛上刚捕的湖鱼、刚舂的粟米；石斧、石

## 悠悠春陵水

罗宇

画里。

“仙人摆渡”的巨石，在烟霭中静静地悬着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启航；“太公钓鱼”的孤影，在晨光里垂着千年的寂寥。山是静的，石是奇的，时光在这里叠成了一册看不完的连环画。而最让它屏息的，是那一眼的“珠泉”。千万颗晶莹的水泡，从地心深处涌上来，争着、挤着，在水面绽开一朵朵剔透的玉花，像

是大地忍不住的欢喜的叹息。不远处，“仙姑洞”吐纳着云雾，一团团、一缕缕，恍若仙子遗落下的素纱。看到这里，这远行的游子啊，终于再也按捺不住，将满心的惊叹化作一滩哗啦啦的、清澈无比的水响，在岩壁间久久回荡。

它是真的舍不得走了。嘉禾的山水，待它不像过客，倒像归人。每一道湾，都挽留它；每一片倒影，都拥抱它。它知道，自己的血脉里，已经淌进了辣椒的热烈、酒曲的芬芳，还有民歌里那些欲说还休的情意。

可它终究是一条要远行的水啊。命运写在它的波纹上，是向前，是奔赴，是更辽阔的远方。

于是，在荡尽了九曲回肠的依恋之后，它终于在某个洒满夕阳的渡口，轻轻地、缓缓地转过了身。那身影，在山坳的缺口处，拖成一条长长的、银亮亮的痕迹，像一声温柔的告别。它沿着那条青青的小径走了，一步三回头地，把嘉禾的倒影，在怀里搂了又搂，终于散作天边一片渐行渐淡的云气。

只剩下那悠悠的流水声，还缠绵在两岸的稻花里，年复一年。